

「回回」一詞之語原

附論 新疆之名亟應釐正

岑 仲 勉

回民不盡奉回教，回教尤多非回民，此人之所知也，回教之得稱，係因回民所信奉，亦人之所知也。但無論為民族抑宗教，至今常見「回回」之名，此「回回」兩字，是否從「回紇」轉來，抑別有所本，則中外學者，似未作相當之尋討及解釋。

元史譯文證補二七中云：

「案御批通鑑，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，則似與今蒙古相類。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，與回鶻並列，而元史則回回、回鶻，彼此互稱，紇轉為鶻，鶻又轉回，音有緩急，故傳譯不同，亦猶畏羅之當為衛拉特，乃蠻之當為奈曼也，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。」

謂回回為回紇音轉，似頗得其近。考遼史三〇耶律大石：

「駐軍尋思干，凡九十日，回回國王來降。」

西遼史譯註云：

「此回回國王即花刺子模王，元代對花刺子模，普通都稱回回國。」

顧遼史六九記大石所歷諸部，又有「回回大食部」，大石行蹤從未西至大食或天方，絕無可疑，然則此回回大食部似同指本紀之回回國。換言之，即遼人於民族、宗教之別，早生淆亂，遂迄今而莫能名正矣。元史有西域國，乃指花刺子模，即唐之貨利習彌（Khorazm），譯文證補二二上云：

「揣度元史命名之意，實有苦心，但無列傳以相發明，則無由釋地矣，元史列傳改稱回回國則甚謬。」

余按元史以貨利習彌爲回回國，猶是承遼史舊稱。若漢之西域，則玉門、陽關迤西北西盡犂鞞（歐洲）皆屬之，其含義之廣狹迥異矣。命名偶一不慎，斯先民發展之歷史，即隨之而全晦，余因論及此名，同時就聯想到現代「新疆」兩字之極端不當。清乾隆間平準、回兩部後，纂修皇輿西域圖志，於漢、唐等在彼之設置，既知一一攷定，顧同時又謂曰「新疆」，此無非高宗欲自誇其十全武功之故。迨光緒改省，猶取新疆爲名，則正所謂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矣。穆天子巡行所至，考證之結果，雖各執一詞，然多數固謂達於天山一帶，此遠古史蹟，今且不論。第如兩漢都護，都護三十六國，屯田設戍，遺蹤炳然，突厥官制及高昌君長猶久葆「亦都護」之稱，（idug-qut 元史回譯爲「亦都護」，其實卽兩漢時「都護」之遺音，i- 僅是西方發語辭。例如新唐書之塞迦審，今稱伊塞迦審（Iskashim），五天竺國傳箋釋云：「伊塞爲塞之延音」，可以比觀。說詳突厥集史卷十。）足徵我國文化之早布其域也。晉魏之際，君高昌者如闕伯周父子，如張孟明、馬儒，如麴嘉數世，皆我國民族，文字制度，無異中土，有近年多數出土專誌可證。隋設鄯善郡，今之羅布泊附近也，且末郡，今之車爾成也，伊吾郡，今之哈密也。李唐崛起，威振西北，置郡縣則有伊（貞觀四）、西、庭（均貞觀十四）三州，在山南者曰伊吾、納職、柔遠、高昌、柳中、交河、蒲昌、天山八縣，在山北者曰金滿、輪臺、蒲類、西海四縣。立戍守則有龜茲、於闐、疎勒、焉耆四鎮，（此是貞觀末制，高宗時始以碎葉易焉耆。）在山南者曰伊吾、天山兩軍及羅護、赤亭、張三城、于術、榆林、龍泉、東夷辟、西夷辟、赤岸、蘭城、坎城、葱嶺等守捉，在山北者曰瀚海、清海、靜塞、保大四軍及獨山、沙鉢、馮絡、耶勒、俱六、張堡、烏宰、葉葉河、黑水、東林、西林等守捉，實力所及，直達今蘇聯境內之Tokmak。（卽古碎葉城。）其上復有安西、北庭兩都護府爲之統制，中雖經天寶離亂，交通梗阻，然守臣保境，卒至貞元初葉，始陷吐蕃，上距貞觀凡百五十餘年，非夫西域十六國分置府州（龍朔元年）之徒示羈縻者比也。元人席捲歐、亞，天山南北，已同腹裏，無待絮論。皇明建業，畫嘉峪關以西，先後置衛八，（四夷考。）除赤斤蒙古、罕東左、沙州外，其哈密、安定、曲先、阿端、罕東五衛，皆屬今天山南路。（說詳金陵學報六卷二期拙著明初四衛考。） 柰

晚明學人空言多而成功少，茫然於衛地之本來何在，指鹿爲馬，遂亡厥真，清修明史，踴譎莫辨，余嘗謂「清帝如高宗，或許心明其故，然每欲掩朱明之跡以自大，固有知而不言者」（同前引一五三頁）此也。明乎上述之歷史，斯知清廷所謂「新疆」、實我之「舊領」，名之不正，則言之不順，我寧棄其二千餘年前優先占領權而不顧，初何怪意圖侵略者將天山南北畫出於彼所謂「支那本部」之外乎？余故曰「新疆」一名，亟應釐正也。

縱論既竟，復回本題，則見遼、金、元三史所記，除金史一度拈出之回回軍不明外，大致指貨利習彌言之。明人著撰，乃漸殊異，如四夷館考回回館云：

「回回在西域，地與天方國鄰，其先即默德那國王謨罕驀德，……其附近諸國如土魯番、天方、撒馬兒罕，舊隸本館譯審，此外如占城、日本、真臘、爪哇、滿刺加諸國，皆習回回教。」十三

又殊域周咨錄一一云：

「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，其地接天方，……按回回祖國，史正綱以爲大食，一統志以爲默德那，據其教崇奉禮拜寺，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，或實天方也。」

均以回回國爲默德那，故其教亦曰回回教，如此用法，於是名稱與其原來孕義，相去愈遠。考近年發見之于闐文文件中，常說及回紇人，其寫法作 Hvaihu: ra, hvaihura, Hve: hvu: ra 或 Hvehva: ra, (JRAS. Jan. 1939, p. 87.) 省去語尾後，則所餘之式約爲 hvaihu, hvehvu 或 hvehva，又因語言轉譯時，韻母往往通變，故上三式得變如 hvaihva，切韻「回」讀如 ghuai，北平 Xuei，試比觀之，便知當日于闐語對回紇人之稱謂，轉譯國語時得變如「回回」矣。上種文件是九世紀遺物，比西遼前三百年，循是推之，遼史所云「回回」，當本自天山南路之土語，知者，遼史於留居東方之回紇，仍承唐代習用語謂之「回鶻」，不曰回回也。

于闐語當日何以稱貨利習彌爲「回回」，亦自有故。考貨利習彌之曾曰，奴世的斤，本塞而柱克王之僕，其子庫脫拔丁謨罕黠德，乘塞而柱克之衰，僭稱貨利習彌沙，及耶律大石西行，庫脫拔丁已卒，其子阿切斯被擒，誓臣服歲貢乃得釋。

「回回」一詞之語原

塞而柱克者本烏古斯（或烏鶻 Oghuz）之部長也。（據譯文證補二二上。）按回鶻（Uyghur）與烏鶻（Oghuz）在古突厥文回紇毗伽可汗碑中，本釐而為二；然以我國史敘述回紇種類如是之詳，曾未別標烏鶻一派，突厥文噉欲谷碑只用 Oghuz 代表回紇，可見自外人視之，烏鶻固包在回鶻內面，我國史及古突厥文如此，于闐語應亦如此。故貨利習彌稱「回回國」者，猶云「回紇國」，當日大石西行，路由天山，其名蓋本自天山土語。然 Hvaihu: ra 等與國史之「回紇」「回鶻」等，不過異時異地之異譯，實出一原，通鑑輯覽以回回為回紇音轉，余所由云說得其近也。于闐土語在天山南路，應許流傳，無怪乎後世稱回紇又曰回回，始僅限於民族，繼乃并及其多數所崇奉之天方教矣。

右引文件，公佈於抗戰軍興之後，尙未為學者注意，爰揭出之。

三十一年雙十節前二日，記於四川南溪。